

徐偉長集

七子全集



建安七子集目錄

卷一

賦 三首

西征賦

序征賦

齊都賦

詩 九首

情詩

答劉公幹詩



雜詩 五首

室思詩

為挽船士與新娶妻別詩

喻 一首

七喻

卷二

論 三首

治學

考偽

貴言

卷三

論 五首

法象

務本

虛道

藝紀

曆數

卷四

卷論 三首

修本

民數

譴交

卷五

論 三首

審大臣

天壽

眞所從

卷六

論 六首

貴驗

亾國

覈辨

智行

爵祿

賞罰

建安七子集卷之一

北海徐幹偉長著

四明

楊德周齊莊輯定

陳朝輔燮五增訂

賦

三首

西征賦

奉明辟之渥德與遊軫而西伐過京邑以釋駕觀帝
居之舊則伊吾儕之挺劣獲載筆而從師無嘉謀以
云補徒荷祿而蒙私非小人之所幸雖身安而心危
庶區宇之今定入告成乎后皇登明堂而飲至銘功

徐僊長集 卷一
烈乎帝裳

序征賦

余因茲以從邁兮聊暢目乎所經觀庶士之繆殊察
風流之濁清沿江浦以左轉涉雲夢之無陂從青冥
以極望上連薄乎天維刊梗林以廣塗填沮洳以高
蹊擘循環其萬般亘千里之長湄行兼時而易節迄
玄氣之消微道蒼神之受謝逼鶉鳥之將棲慮前事
之既終亦何爲乎久稽乃振旅以復蹤泝朔風而
歸及中區以釋勤超棲遲而無依

齊都賦

齊國實坤德之膏腴而神州之奧府其川瀆則洪河
洋洋發源崑崙驚波沛厲浮沫揚奔南望無垠北顧
無鄂兼葭蒼蒼莞菰沃若瑰禽異鳥羣莖乎其間帶
華蹈縹披紫垂丹應節往來翕習翩翩靈芝生乎丹
石發翠華之煌煌其寶玩則玄蛤抱機駁蚌含璫構
厦殿以宏覆起層榭以高驤龍楹螭角山岳雲墻其
後宮內庭嬪妾之館衆偉所施極巧窮變然後修龍
榜遊洪池折珊瑚破琉璃日既久而西舍乃及宮而

棲遲歡幸在側便嬖侍隅舍清歌以詠志流玄眸而
微盼竦長袖以合節紛翩翩翻其輕迅王乃乘華玉之
輅駕玄駮之駿武騎星散鉦鼓雷動旌旂虹亂盈乎
靈囿之中於是羽旌咸興毛羣盡起上蔽穹庭下被
阜藪

陽

詩九首

情詩

高殿鬱崇崇廣廈凄泠泠微風起閨闈落日照階庭
踟躕雲屋下笑歌倚華楹君行殊不返我飾爲誰榮
鑪薰闔不用鏡匣上塵生綺羅失常色金翠暗無精
嘉穀旣忘御旨酒亦常停顧瞻空寂寂唯聞燕雀聲
憂思相連屬中心如宿醒

答劉公幹詩

與子別無幾。所經未一旬。我思一何篤。其愁如三春。

雖路在咫尺。難涉如九門。陶陶朱夏別。草木昌且繁。
雜詩五首
沉陰結愁憂。愁憂爲誰興。念與君相別。各在天一方。
良會未有期。中心摧且傷。不聊憂飡食。慊慊常饑空。
端坐而無爲。髣髴君容光。

其二

峩峩高山首。悠悠萬里道。君去日已遠。鬱結令人老。
人生一世間。忽若暮春草。時不可再得。何爲自愁惱。
母誦昔鴻恩。賤軀焉自保。

牙足保

其三

浮雲何洋洋。願因通我辭。飄飄不可寄。徒倚徒悒悒。
人離皆復會。君獨無反期。自君之出矣。明鏡暗不治。
思君如流水。何有窮已時。

其四

慘慘時節盡。蘭華周復零。喟然長嘆息。君期慰我情。
展轉不能寐。長夜何綿綿。躡履起出戶。仰觀三星連。
自恨志不遂。泣涕如涌泉。

其五

雖路在咫尺。難涉如九門。陶陶朱夏別。草木昌且繁。
雜詩五首

沉陰結愁憂。愁憂爲誰興。念與君相別。各在天一方。
良會未有期。中心摧且傷。不聊憂食食。慊慊常饑空。
端坐而無爲。髮鬢君容光。

其二

峩峩高山首。悠悠萬里道。君去日已遠。鬱結令人老。
人生一世間。忽若暮春草。時不可再得。何爲自愁惱。
母誦昔鴻恩。賤軀焉自保。

丐足保

其三

浮雲何洋洋。願因通我辭。飄飄不可寄。徒倚徒悒悒。
人離皆復會。君獨無反期。自君之出矣。明鏡暗不治。
思君如流水。何有窮已時。

其四

慘慘時節盡。蘭華周復零。喟然長嘆息。君期慰我情。
展轉不能寐。長夜何綿綿。躡履起出戶。仰觀三星連。
自恨志不遂。泣涕如涌泉。

其五

徐仙長集 卷一 四
思君見巾櫛以盆我勞動安得鴻鸞羽觀此心中人
誠心亮不遂搔首立悄悄何言一不見復會無因緣
故爲比目魚今隔如參辰

室思詩

人靡不有初想君能終之別來歷年歲舊恩何可期
重新而忘故君子所猶譏寄身雖在遠豈忘君須斯
既厚不爲薄想君時見思

爲挽船上與新娶妻別詩

與君結新婚宿昔當別離涼風動秋草蟋蟀鳴相隨
冽冽寒蟬吟蟬吟抱枯枝枯枝時飛揚身體忽遷移
不悲身體移當惜歲月馳歲月無窮極會合安可知
願爲雙黃鵠悲鳴戲清池

七喻

有逸俗先生者耦耕乎巖石之下棲遲乎窮谷之岫
萬物不干其志王公不易其好寂然不動莫之能懼
賓曰大宛之犧三江之魚雲鶴水鵠禽踏豹胎黼幘
施於宴室華蓐布乎象牀懸明珠於長韜燭宵夜而
爲陽玄鬢擬於雲霧豔色過乎芙蓉揚娥眉而微睇
雖毛施其不當

闕

肆安七子集卷之二

北海徐幹偉長著

四明

楊德周齊莊輯定

陳朝輔燮五增訂

論 三首

治學

昔之君子成德立功身沒而名不朽其故何哉學也
學也者所以 神達思怡情理性聖人之上務也民
之初載其朦未知譬如寶在於玄室有所求而不見
白日昭然則羣物須辨矣學者心之白日也故先王

立教官掌教國子教以六德曰智仁信義忠和教以
六行曰孝友睦婣任卹教以六藝曰禮樂射御書數
三教備而人道畢矣學猶飾也器不飾則無以爲美
觀人不學則無以有懿德有懿德故可以經人倫爲
美觀故可以供神明故書曰若作梓材旣勤樸斲惟
其塗丹雘夫聽黃鍾之聲然後知擊缶之細視袞龍
之文然後知被褐之陋涉庠序之教然後知不學之
困故學者如登山焉動而益高如寤寐焉久而愈足
顧所繇來則杳然甚遠以其難而懈之誤且非矣詩

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好學之謂也倦立而思遠不
如速行之必至也矯首而殉飛不如循雖之必獲也
孤居而願智不如務學之必達也故君子心不苟願
必以求學身不苟動必以從師言不苟出必以博聞
是以情性合人而德音相繼也孔子曰弗學何以行
弗思何以得小子勉之斯可謂人師矣馬雖有逸足
而不閑輿則不爲良駿人雖美質而不習道則不爲
君子故學者求習道也若有似乎畫采玄黃之色旣
著而純皓之體斯亾敝而不渝孰知其素歟子夏曰

徐傳長集 卷二
日習則學不日勉則身不惰亟聞天下之大言則志益廣故君子之於學也其不懈猶上天之動猶日月之行終身亶亶而後已故雖有其才而無其志亦不能與其功也志者學之帥也才者學之徒也學者不患才之不贍而患志之不立是以爲之者億兆而成之者無幾故君子必立其志易曰君子以自強不息大樂之成非取乎一音嘉膳之和非取乎一味聖人之德非取乎一道故曰學者所以總羣道也羣道統乎已心羣言一乎已口唯所用之故出則元亨處

則利貞默則立象語則成文述千載之上若共一時論殊俗之類若與同室度幽明之故若見其情原治亂之漸若指已効故詩曰學有緝熙于光明其此之謂也夫獨思則滯而不通獨爲則困而不就人心必有明焉必有悟焉如火得風而炎熾如水赴下而流速故太昊觀天地而畫八卦燧人察時令而鑽火帝軒聞鳳鳴而調律倉頡視鳥跡而作書斯大聖之學乎神明而發乎物類也賢者不能學於遠乃學於近故以聖人爲師昔顏淵之學聖人也聞一以知十子

貢聞一以知二斯皆觸類而長之篤思而聞之者也
非惟賢者學於聖人聖人亦相因而學也孔子因於
文武文武因於成湯成湯因於夏后夏后因於堯舜
故六籍者羣聖相因之書也其人雖亾其道猶存今
之學者勤心以取之亦足以到昭明而成博達矣凡
學者大義爲先物名爲後大義舉而物名從之然鄙
儒之博學也務於物名詳於器械矜於詁訓摘其章
句而不能統其大義之所極以獲先王之心此無異
乎女史誦詩內豎傳令也故使學者勞思慮而不知
道費日月而無成功故君子必擇師焉

考僞

仲尼之没于今數百年矣其間聖人不作唐虞之法
微三代之教息大道陵遲人倫之中不定於是惑世
盜名之徒因乎民之離聖教日久也生邪端造異術
假先生之遺訓以緣飾之文同而實違貌合而情遠
自謂得聖人之真也各兼說持論誣謠一世之人誘
以僞成之名懼以虛至之謗使人憧憧乎得亾惛惛
而不定喪其故性而不自知其迷也咸相與祖述其
業而寵狎之斯術之於斯民也猶內關之疾也非有

痛癢煩苛於身情志慧然不覺疾之已深也然而期
 日既至則血氣暴竭故內關之疾疾之中天而扁鵲
 之所甚惡也以盧醫不能別而遘之者不能攻也昔
 楊朱墨翟申不害韓非田駢公孫龍汨亂乎先王之
 道壽張乎戰國之世然非人倫之大患也何者術異
 乎聖人者易辨而從之者不多也今為名者之異乎
 聖人也微視之難見世莫之非也聽之難聞世莫之
 舉也何則勤遠以自旌託之乎疾固廣求以合眾託
 之乎仁愛枉直以取舉託之乎隨時屈道以弭謗託
 之乎畏愛多識流俗之故麤誦詩書之文託之乎博
 文飾非而言許無倫而辭察託之乎通理居必人才
 遊必帝都託之乎觀風然而好變易姓名求之難獲
 託之乎能靜卑屈其體輯柔其顏託之乎温恭然而
 時有距絕擊斷嚴厲託之乎獨立獎育童蒙訓之以
 已術託之乎勤誨金玉自待以神其言託之乎說通
 其大抵也苟可以收名而不必獲實則不去也可以
 獲實而不必收名則不居也汲汲乎常懼當時之不
 我尊也皇皇爾又懼來世之不我尚也心疾乎內形

勞於外然其智調足以將之便巧足以莊之稱託比類足以克之文辭聲氣足以飾之是以欲而如讓噪而如靜幽而如明跛而如正考其所繇來則非堯舜之律也核其所自出又非仲尼之門也其回適而不度窮涸而無源不可經方致遠甄物成化斯乃巧人之雄而僞夫之傑也然中材之徒咸拜手而贊之揚聲以和之彼歿而後論其遺烈被害而恨已不逮悲夫人之陷溺蓋如此乎孔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者雖語我曰吾爲善吾不信之矣何者以其泉不自中

涌而注之者從外來也苟如此則處道之心不明而執義之意不著雖依先王稱詩書將何益哉以此毒天下之民莫不離本趨末事以僞成紛紛擾擾駟騫不已其流於世也至於父盜子名兄竊弟譽骨肉相詬朋友相詐此亂之道也故求名聖人至禁也昔衛公孟多行無禮取憎於國人齊豹殺之以爲名春秋書之曰盜其傳曰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爲利回不爲義疚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懲不義也齊豹爲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爲

盜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巳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徹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若竊邑叛君以徼大利而無名貪冒之民將寘力焉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志善也問者曰齊豹之殺人以為巳名故仲尼惡而盜之今為名者豈有殺之罪耶曰春秋之中其殺人者不少然而不盜不巳聖人之善惡也必權輕重數寡寡以定之夫為名者使真偽相冒是非易位而民有所化此邦家之大災也殺人者一人之害也安可相比也然則何取於殺人者以書盜乎荀卿亦曰盜名不如盜貨鄉原亦無殺人之罪也而仲尼惡之何也以其亂德也今偽名之亂德也豈徒鄉原之謂乎萬事錯雜變數滋生亂德之道固非一端而已書曰靜言庸違象恭滔天皆亂德之類也春秋外傳曰姦仁為佻姦禮為羞姦勇為賊夫仁禮勇道之美者也然行之不以其正則不免乎大惡故君子之於道也審其所以守之慎其所以行之問者曰仲尼

惡沒世而名不稱又疾僞名然則將何執曰是安足
惟哉名者所以名實也實立而名從之非名立而實
從之也故長形立而名之曰長短形立而名之曰短
非長短之名先立而長短之形從之也仲尼之所貴
者名實之名也貴名乃所以貴實也夫名之繫于實
也猶物之繫于時也物者春也吐華夏也布葉秋也
凋零冬也成實斯無爲而自成者也若強爲之則傷
其性矣名亦如之故僞名者皆欲傷之者也人徒知
名之爲善不知僞名者爲不善也惑甚矣求名有三
步而求多遲而求遠無而求有此三者不僻爲幽昧
離乎正道則不獲也故非君子之所能也君子者能
成其心心成則內定內定則物不能亂物不能亂則
獨樂其道獨樂其道則不聞爲聞不顯爲顯故禮稱
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亾君子
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
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君子之不可及者其惟人之
所不見乎夫如是者豈將反側於亂世而化庸人之
未稱哉

貴言

君子必貴其言貴其言則尊其身尊其身則重其道
重其道所以立其教言費則身賤身賤則道輕道輕
則教廢故君子非其人則弗與之言若與之言必以
其方農夫則以稼穡百工以技巧商賈則以貴賤府
史以官守大夫及士則以法制儒生則以學業故易
曰艮其輔言有序不失事中之謂也若夫父慈子孝
姑愛婦順兄友弟恭夫敬妻聽朋友必信師長必教
有同日月慮知乎州閭矣雖庸人則亦循循然與之

言此可也過此而往則不可也故君子之與人言也
使辭足以達其知慮之所至事足以合其性情之所
安弗過其任而強牽制也苟過任而強牽制則將昏
瞽委滯而遂疑君子以爲欺我也不則曰無聞知矣
非故也明偏而示之以幽弗能照也聽寡而告之以
微弗能察也斯所資於造化者也雖曰無訟其如之
何故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
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夫君子之於言
也所致貴也雖有夏后之璜商湯之駟弗與易也今
以施諸俗士以爲志誣而弗貴聽也不亦辱已而傷
道乎是以君子將與人語大本之源而談性義之極
者必先度其心志本其器量視其銳氣察其衰墮然
後唱焉以觀其和導焉以觀其隨隨和之徵發乎音
聲形乎視聽著乎顏色動乎身體然後可以發微而
步遠功察而治微於是乎闡張以致之因來以進之
審諭以明之雜稱以廣之立準以正之疏煩以理之
疾而勿逼徐而勿失雜而勿結放而勿佚欲其自得
之也故大禹善治水而君子善導人導人必因其性

徐仙舟集 卷二
治水必因其勢是以功無敗而言無棄也荀卿曰禮
恭然後可與言道之方辭順然後可與言道之理色
從然後可與言道之致有爭氣者勿與辨也孔子曰
惟君子然後能貴其言貴其色小人能乎哉仲尼荀
卿先後知之問者曰或有周乎上哲之至論通乎大
聖之洪業而好與俗士辯者何也曰以俗士爲必能
識之故也何以驗之使彼有金石絲竹之樂則不奏
乎聾者之側有山龍華蟲之文則不陳乎瞽者之前
知聾者之不聞也知瞽者之不見也於己之心分數
明白至于俗人而獨不然者知分數不明之故也夫
俗士之牽達人也猶鶉鳥之欺儒子也鶉鳥之性善
近人飛不峻也不速也蹲蹲然似若將可獲也卒至
乎不可獲是儒子之所以跼膝跪足而不以爲弊也
俗士之與達人言也受之雖不肯拒之則無說然而
有贊焉有和焉若將可寤卒至乎不可寤是達人之
所以乾唇竭聲而不舍也斯人也故達之蔽者也非
達之達者也雖能言之猶乎俗士而已矣非惟言也
行亦如之得其所則尊榮失其所則賤辱昔倉梧丙

娶妻美而以與其兄欲以爲讓也則不如無讓焉尾
生與婦人期於水邊水暴至不去而死欲以爲信也
則不如無信焉葉公之黨其父攘羊而子證之欲以
爲直也則不如無直焉陳仲子不食母兄之食出居
於陵欲以爲潔也則不如無潔焉宗魯受齊豹之謀
死孟縶之難欲以爲義也則不如無義焉故凡道蹈
之既難措之亦不易是以君子慎諸口以爲往鑒焉

建安七子集卷之三

北海徐幹偉長著

四明

楊德周齊莊輯定

陳朝輔燮五增訂

論五首

法象

夫法象立所以爲君子法象者莫先乎正容貌慎威
儀是故先王之制禮也爲冕服采章以旌之爲佩玉
鳴璜以聲之欲其尊也欲其莊也焉可以懈慢也夫
容貌者人之符表也容貌正故情性治情性治故仁

義存仁義存故盛德著故可以爲法象斯謂之君子矣君子者無尺寸之封而民尊之無刑罰之威而民畏之無羽籥之樂而民樂之無爵祿之賞而民懷之其所以致之者一也故孔子曰君子威而不猛泰而不驕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若夫惰其威儀恍其瞻視忽其辭令而望民之則我者未之有也莫之則者必慢之者至矣小人見慢也而致怨乎人患已之卑而不思其所以然哀哉故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人性之所簡也存乎幽微人情之所忽也存乎孤獨夫幽微者顯之原也孤獨者見之端也胡可簡也胡可忽也是故君子敬孤獨而慎幽微雖在隱蔽鬼神不得見其隙耳詩云肅肅兔苴施于中林處獨之謂也又有顛沛而不可亂者則成王季路其人也昔成王將崩體被冕服然後發顧命之辭季路遭亂正冠結纓而後死白刃之難夫以彌留之困白刃之難猶不怠敬况於遊宴乎故詩曰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言必濟也君子無戲謔之言言必有防無戲謔之行行必有檢言必有防

行必有檢故雖妻妾不得而黷也雖朋友不得而狎也是以不愠怒而教化行乎閨門不諫論而風聲紀乎鄉黨傳稱大人正己而物正者蓋此之謂也以匹夫之居猶然况得志而行於天下乎唐堯之帝允恭克讓而光被四表成湯不敢怠遑而奄有九域文王祇畏而造彼區夏易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言下觀而化也禍敗之所繇也則有媠媠以爲階可無慎乎昔宋敏碎首於碁局陳靈被矢於戲言闔邴造逆於相誑子公生弑於嘗寵是故君子居身也謙在敵也讓臨下也莊事上也敬四者備而怨咎不作福祿從之詩云靖共爾位正道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君子之交人也歡而不媠和而不同好而不佞詐學而不虛行易親而難媠多怨而寡非故無絕交無畔朋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夫禮也者人之急也可終身思而不可須臾忘也須臾離則惰慢之行臻焉須臾離則惰慢之心生焉况無禮而可以終始乎夫禮也者敬之經也敬也者禮之情也無敬無以行禮無禮無以節敬道不偏廢相須而成是故能盡敬

徐偉長集 卷三
以從禮者謂之成人過則生亂亂則災及其身昔晉
惠公以慢端無嗣文公以肅命與國郟犇以傲享徵
亾冀缺以敬妻受敬子圍以大明招禍遠罷以旣醉
保祿良霄以鶉奔喪家子展以草蟲昌族君子感凶
德之如彼見吉德之如此故立必罄折坐必抱鼓周
旋中規折旋中矩視不離於結禴之間言不越乎表
著之位聲氣可聽精神可愛俯仰可宗揖讓可貴述
作有方動靜有常帥禮不荒故爲萬夫之望也

務本

人君之大患也莫大於詳於小事而畧於大道察其
近物而闇於遠圖故自古及今未有如此而不亂也
未有加此而不亾也夫詳於小事而察於近物者謂
耳聽乎絲竹歌謠之和目視乎彫琢采色之章口給
乎辨慧切對之辭心通乎短言小說之文手習乎射
御書數之巧體驚乎俯仰折旋之容凡此者觀之足
以盡人之心學之足以動人之志且先王之末教也
非有小才小智則亦不能爲也是故能爲之者莫不

自悅乎其事而無取於人以人皆不能故也夫居南
面之尊秉生殺之權者其勢固足以勝人也而加之
以勝人之能懷是已之心誰敢犯之者乎以匹夫行
之猶莫之敢規也而况人君哉故罪惡若山而已不
見也謗聲若雷而已不聞也豈不甚矣乎夫小事者
味甘而大道者醇淡近物者易驗而遠數者難效非
大明君子則不能通者也故皆惑於所甘而不能至
乎所淡眩于所易而不能反於所難是以治君世寡
而亂君世多也故人君之所務者其在大道遠數乎

大道遠數者爲仁足以覆幬羣生惠足以撫養百姓
明足以照見四方智足以統理萬物權足以應變無
端義足以阜生財用威足以禁遏奸非武足以平定
禍亂詳於聽受而審於官人達於興廢之原通於安
危之分如此則君道畢矣夫人君非無治爲也失所
先後故也道有本末事有輕重聖人之異乎人者無
他焉蓋如此而已矣魯桓公容貌美麗且多技藝然
而無君才大智不能以禮防正其母使與齊侯淫亂
不絕驅馳道路故詩刺之曰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

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下及昭公亦
善有容儀之習以亟其朝晉也郊勞至于贈賄禮無
違者然而不邇國政政在大夫弗能取也子家羈賢
而不能用也好大國之明禁凌虐小國利人之難而
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其地思莫在於公不圖其
終卒有出奔之禍春秋書而絕之曰公孫於齊次於
陽州故春秋外傳曰國君者服寵以爲美安民以爲
樂聽德以爲聰致遠以爲明又詩陳文王之德曰惟
此文王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

其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
受帝祉施于孫子心能制義曰度德政應和曰貊照
監四方曰明施勤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
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曰比經緯天地曰
文如此則爲九德之美何伎藝之尚哉今使人君視
如離婁聽如師曠御如王良射如夷羿書如史籀計
如隸首走追駟馬力折門鍵有此六者可謂善於有
司之職矣何益於治乎無此六者可謂乏於有司之
職矣何增於亂乎必以廢仁義妨道德何則小器不

能兼容也治亂旣不繫如此而中才之人也昔
路豐舒晉知其亾也皆怙其三才恃其五賢而以不
仁之故也故人君多技藝好小智而不通於大倫者
適足以距諫者之說而鉗忠直之口也祇足以追亾
國之迹而背安家之軌也不其然耶不其然耶

虛道

人之爲德其猶虛器歟器虛則物注滿則止焉故君
子常虛其心志恭其容貌不以逸羣之才加乎衆人
之上視彼猶賢自視猶不足也故人願告之而不倦
易曰君子以虛受人詩曰彼姝者子何以告之君子
之於善道也大則大識之小則小識之善無大小成
載於心然後舉而言之我之所有旣不可奪而我之
所無又取於人是以功常前人而人後之也故夫才
敏過人未足貴也博辨過人未足貴也勇決過人未

足貴也君子之所貴者遷善懼其不及改惡恐其有
餘故孔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
知知之未嘗復行夫惡猶疾也攻之則益悛不攻則
日甚故君子相求也非特與善也將以攻惡也惡不
廢則善不興自然之道也易曰比之匪人不利君子
貞大往小來陰長陽消之謂也先民有言人之所難
者二樂攻其惡者難以惡告人者難夫惟君子然後
能爲己之所難能致人之所難致既能其所難也猶
恐舉人惡之輕而惡己惡之重君子患其如此也故
反之復之鑽之核之然後彼之所懷者竭始盡知己
惡之重矣既知己惡之重者而不能取彼又將舍己
况拒之者乎夫酒食人之所愛者也而人相見莫不
進焉不吝於所愛者以彼之嗜之也使嗜者甚於酒
食人豈愛之故忠言之不出以未有嗜之者也詩云
匪言不能胡斯畏忌目也者能遠察而不能近見其
心亦如之君子誠知心之似目也是以務鑒於人以
觀得失故視不過垣墻之裏而見邦國之表聽不過
闔禁之內而聞千里之外因人也人之耳目盡爲我

用則我之聰明無敵於天下矣是謂人一之我萬之
人塞之我通之故知其高不可爲員廣不可爲方先
王之禮左史記事右史記言師瞽誦詩庶僚箴誨器
用載銘筵席書戒月考其爲歲會其行所以自供正
也昔衛武公年過九十猶夙夜不怠思聞誨道命其
羣臣曰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朝夕交戒又作抑詩
以自儆也衛人誦其德爲賦淇澳且曰睿聖凡興國
之君未有不然者也故易曰君子以恐懼修省下愚
反此道也以爲已旣仁矣智矣神矣明矣兼此四者
何求乎衆人是以辜罪昭著腥德發聞百姓傷心鬼
神怨痛曾不自聞愈休如也昔有告之者則曰斯事
也徒生乎子心出乎子口於是刑焉戮焉辱焉禍焉
不能免則曰與我異德故也未達我道故也又安足
責是已之非遂初之謬至於身危國亾可痛矣夫詩
曰誨爾諄諄聽之藐藐匪用爲教覆用爲虐蓋聞舜
之在鄉黨也非家饋而戶贈之也人莫不稱善焉象
之在鄉黨也非家奪而戶掠之也人莫不稱惡焉繇
此觀之人無賢愚見善則譽之見惡則謗之此人情

也未必有私愛也未必有私憎也今夫立身不爲人
之所譽而爲人之所謗者未盡爲善之理也盡爲善
之理將若舜焉人雖舜不同其敢謗之乎故語稱救
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修身療暑莫如親冰信矣哉

藝紀

藝之興也其繇民心之有智乎造藝者將以有理乎
民生而心知物知物而欲作欲作而事繁事繁而莫
之能理也故聖人因智以造藝因藝以立事二者近
在乎身而遠在乎物藝者所以旌智飾能統事御羣
也聖人之所不能已也藝者以事成德者也德者以
道率身者也藝者德之枝葉也德者人之根幹也斯
二物者不偏行不獨立木無枝葉則不能豐其根幹
故謂之癩人無藝則不能成其德故謂之野若欲爲

夫君子必兼之乎先王之欲人之爲君子也故立保
民掌教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
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教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
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
之容六曰車馬之容大胥掌學士之版春入學舍采
合萬舞秋班學合聲諷誦講習不懈於時故詩曰菁
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美 育材其
猶人之於藝乎既修其質且嘉其文文質著然後體
全體全然後可登乎清廟而可羞乎王公故君子非
仁不立非義不行非藝不治非容不莊四者無愆而
聖賢之器就矣易曰富有之謂大業其斯之謂歟君
子者表裏稱而本末度者也故言貌稱乎心志藝能
度乎德行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純粹內實光輝外
著孔子曰君子耻有其服而無其容耻有其容而無
其辭耻有其辭而無其行故寶玉之山土木必潤盛
德之士文藝必衆昔在周公嘗猶豫於斯矣孔子稱
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存乎六藝
者著其末節也謂夫陳籩豆置樽俎執羽籥擊鍾磬

升降趨翔屈伸俯仰之數也非禮樂之本也禮樂之本也者其德乎詩云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佻君子是則是效我有旨酒嘉賓式宴以敖此禮樂之所貴也故恭恪廉讓藝之情也中和平直藝之實也齊敏不匱藝之華也威儀孔時藝之飾也通乎羣藝之情實者可與論道飾乎羣藝之華飾者可與講事事者有司之職也道者君子之業也先王之賤藝者蓋賤有司也君子兼之則貴也故孔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藝者心之使也仁之聲也義之象也故禮以考敬樂以敦愛射以正志御以和心書以綴事數以理煩敬考則民不慢愛敦則羣生悅志平則怨尤亾心和則離德睦事綴則法戒明理煩則物不悖六者雖殊其致一也其道則君子專之其事則有司共之此藝之大體也

曆數

昔者聖王之造曆數也察紀曆之行觀運機之動原星辰之迭中寤晷景之長短於是營儀以準之立表以測之下漏以考之布筭以追之然後元首齊乎上中朔正乎下寒暑順序四時不忒夫曆數者先王以憲殺生之期而詔作事之節也使萬國之民不失其業者也昔少皞氏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襍揉不可方物顛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毋相侵黷其後三苗復九黎之

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教之故書曰
乃使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於是
陰陽調和災厲不作休徵時至嘉生蕃育民人樂康
鬼神降福舜禹受之循而勿失也及夏德之衰而羲
和湏淫廢時亂日湯武革命始作曆明時敬順 數
故周禮太史之職正歲年以敘事頒之於官府及都
鄙頒告朔於邦國於是分至啓閉之日人君親登觀
臺以望氣而書雲物爲備者也故周德旣衰百度墮
替而曆數失紀故魯文公元年閏三月春秋譏之其
傳曰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
餘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
餘於終事則不悖又哀公十二年十二月螽季孫問
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也火復而後蟄者畢今火猶
西流司曆過也言火未伏明非立冬之日自是之後
戰國構兵更相吞滅專以爭強攻取爲務是以曆數
廢而莫修浸用乖繆大漢之興海內新定先王之禮
法尚多有所缺故因秦之制以十月爲歲首曆用顓
頊孝武皇帝恢復王度率繇舊章招五經之儒徵術

數之士使議定漢曆及更用鄧平所治元起太初然後分至啓閉不失其節弦望晦朔可得而驗成衰之間劉歆用平術而廣之以爲三統曆比之衆家最爲備悉至孝章皇帝年曆踈濶不及天時及更用四分曆書舊法元起庚辰至靈帝四分曆猶復後天半日於是會稽都尉劉洪更造乾象曆以追日月星辰之行考之天文於今爲密會宮車晏駕京師大亂事不施行惜哉上觀前代下迄於今帝王興作未有不奉贊天時以經人事者也故孔子刪春秋書人事而因以天時以明二物相須而成也故人君不在分至啓閉則不書其時月蓋刺怠慢也夫曆數者聖人之所以測靈曜之曠而窮玄妙之情也非天下之至精孰能致思焉今麤論數家舊法綴之於篇庶爲後之達者存損益之數云耳

建安七子集卷之四

北海徐幹偉長著

四明

楊德周齊莊輯定

陳朝輔燮五增訂

論 三首

修本

人心莫不有理道至乎用之則異矣或用乎已或用
 乎人用乎已者謂之務本用乎人者謂之近末君子
 之理也先務其本故德建而怨寡小人之理也先近
 其末故功廢而讐多孔子之制春秋也詳內而畧外

急已而寬人故於魯也小惡必書於衆國也大惡始
筆夫見人而不自見者謂之矇聞人而不自聞者謂
之聵慮人而不自慮者謂之瞽故明莫大乎自見聰
莫大乎自聞睿莫大乎自慮此三者舉之甚輕行之
甚邇而莫之知也故知者舉甚輕之事以任天下之
重行甚邇之路以窮天下之遠故德彌高而基彌固
勝彌衆而愛彌廣易曰復亨出入無疾朋來無咎其
斯之謂歟君子之於已也無事而不懼焉我之有善
懼人之未吾好也我之有不善懼人之未吾惡也見
人之善懼我之不能修也見人之不善懼我之必若
彼也故其向道止則隅坐行則駢乘上懸乎冠纓下
繫乎帶佩晝也與之遊夜也與之息此盤銘之謂日
新易曰日新之謂盛德孔子曰弟子勉之汝毋自舍
人猶舍汝况自舍乎人違汝其遠矣故君子不卹年
之將衰而憂志之有倦不寢道焉不宿義焉夫行異
乎言言之錯也無周於智言異乎行行之錯也有傷
於仁是故君子務以行前言也人之過在於哀死而
不在於愛生在於悔往而不在於懷來喜語乎已然

好爭乎遂事墮於今日而懈於後旬如斯以及於老
故野人之事不勝其悔君子之悔不勝其事孔子謂
子張曰師吾欲聞彼將以改此也聞彼而不改此雖
聞何益故書舉穆公之誓善變也春秋書衛北括伐
秦善攝也夫珠之含礫瑾之挾瑕斯其性與良工爲
之以純其性若夫素然故觀二物之旣純而知仁德
之可粹也優者取多焉劣者取少焉在人而已孰禁
我哉乘扁舟而濟者其身也安粹大道而動者其業
也美故詩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
方先民有言明出乎幽著生乎微故宋井之霜以基
昇正之寒黃蘆之萌以垂大中之暑事亦如之故君
子修德始乎筭舛終乎飴背創乎夷原成乎喬嶽易
曰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積小致大之謂也
小人朝爲而夕求其成坐施而立求其反行一日之
善而求終身之譽譽不至則曰善無益矣遂疑聖人
之言背先王之教存其舊術順其常好是以身辱名
賤而不免爲人役也孔子曰小人何以壽爲一日之
不能善矣又惡惡之甚也蓋人有太惑而不能自知

者舍有而思無也舍易而求難也身之與家我之有也治之誠易而不肯爲也人之與國我所無也治之誠難而願之也雖曰吾有術吾有術誰信之與故懷疾者人不使爲醫行穢者人不使畫法以無驗也子思曰能勝其心於勝人乎何有不能勝其心如勝人何故一尺之錦足以見其巧一仞之身足以見其治是以君子慎其寡也道之於人也其簡且易耳其修之也非若採金攻玉之涉歷艱難也非若求盈司利之競逐囂煩也不要而邁不徵而盛四時嘿而成不言而信德配乎天地功侔乎四時名參乎日月此虞舜大禹之所以繇匹夫登帝位解布衣被文采者也故古語曰至德之貴何往不遂至德之榮何往不成後之君子雖不及行亦將至之云耳琴瑟鳴不爲無聽而失其調仁義行不爲無人而滅其道故絃絕而宮商亾身死而仁義廢曾子曰士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已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夫路不險則無以知馬之良任不重則無以知人之德君子自強其所重以取福小人日安其所輕以取禍或曰斯道

豈信哉曰何爲其不信也世之治也行善者獲福爲
惡者得禍及其亂也行善者不獲福爲惡者不得禍
變數也知者不以變數疑常道故循福之所自來防
禍之所繇至也遇不遇非我也其時也夫施吉報凶
謂之命施凶報吉謂之幸守其所志而已矣易曰君
子以致命遂志然行善而不獲福猶多爲惡而不得
禍猶少總夫二者豈可舍多而從少也曾子曰人而
好善福雖未至禍其遠矣人而不好善禍雖未至福
其遠矣故詩曰習習谷風惟山崔嵬何木不死何草
不萎言盛陽布德之月草木猶有枯落而與時繆者
况人事之應報乎故以歲之有凶穰而荒其稼穡者
非良農也以利之有盈縮而棄其資貨者非良賈也
以行之有禍福而改其善道者非良士也詩云顛顛
卬卬如珪如璋令聞令望愷悌君子四方爲綱舉珪
璋以喻其德貴不變也

民數

治平在庶功興庶功興在事役均事役均在民數周
民數周爲國之本也故先王周知其萬民衆寡之數
乃分九職焉九職既分則劬勞者可見怠惰者可聞
也然而事役不均者未之有也事役既均故民盡其
心而人竭其力然而庶功不興者未之有也庶功既
興故國家殷富大小不匱百姓休和下無怨咎焉然
而治不平者未之有也故曰水有源治有本道者審
乎本而已矣周禮孟冬司寇獻民數於王王拜而受

之登於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其重之如是也今
之爲政者未知恤已矣譬猶無田而欲樹藝也雖有
良農安所措其疆力乎是以先王制六鄉六遂之法
所以維持其民而爲之綱目也使其隣比相保相愛
刑罰慶賞相延相及故出入存亡臧否順逆可得而
知矣如是姦無所竄罪人斯得迨及亂君之爲政也
戶口漏於國版夫家脫於聯伍避役者有之棄捐者
有之浮食者有之於是姦心競生僞端並作矣小則
盜竊大則攻劫嚴刑峻法不能救也故民數庶事之
所自出也莫不取正焉以分田里以令貢賦以造器
用以制祿食以起田役以作軍旅國以之建典家以
之立度五禮用修五刑用措者其惟審民數乎

禮交

民之好交游也不及聖王之世乎古之不交游也將
以自求乎昔聖王之治其民也任之以九職糾之以
八刑懲之以五禮訓之以六樂教之以三物習之以
六容使民勞而不至於困逸而不至於荒當此之時
四海之內進德修業勤事而不暇詎敢淫心舍力作
爲非務以害休功者乎自王公至於列士莫不成正
畏相厥職有恭不敢自暇自逸故春秋外傳曰天子
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日中考政與百官

之政事師尹惟旅牧相宣序民事少采夕月與太史
司載糾虔天刑日入監九御潔奉郊禘之粢盛而後
卽安諸侯朝修天子之業命晝考其國職夕省其典
刑夜警其百工使無愒淫而後卽安卿大夫朝考其
職晝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而後卽安士
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
卽安正歲使有司令於官府曰各修乃職考乃法備
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恭則邦有大刑由此觀之不
務交游者非政之惡也心存於職業而不違也且先
王之教官旣不以交游導民而鄉之考德又不以交
游舉賢是以不禁其民而民自舍之及周之衰而交
游興矣問者曰吾子著書稱君子之有交求賢交也
今稱交非古也然則古之君子無賢交歟曰異哉子
之不通於大倫也若夫不出戶庭坐於空室之中雖
魑魅魍魎將不吾覲而况乎賢人乎今子不察吾所
謂交游之實而難其名名有同而實異者矣名有異
而實同者矣故君子於是倫也務於其實而無譏其
名吾稱古之不交游者不謂向屋漏而居也今之好

交游者非謂長沐雨乎中路者也古之君子因王事之間則奉贄以見其同僚及國中之賢者其於宴樂也言仁義而不及名利君子未命者亦因農事之際奉贄以見其鄉黨同志及夫古之賢者亦然則何爲其不獲賢交哉非有釋王事廢本業遊遠邦曠年歲者也故古之交也近今之交也遠古之交也寡今之交也衆古之交也爲求賢今之交也爲名利而已矣古之立國也有四民焉執契修版圖奉聖王之法治禮義之中謂之士竭力以盡地利謂之農夫審曲直形勢飭五材以別民器謂之百工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各世其事毋遷其業少而習之其心安之則若性焉而功不休也故其處之也各從其族不使相奪所以一其耳目也不勤乎四職者謂之窮民役諸園土凡民行出入行止會聚飲食皆有其節不得怠荒以妨生務以麗罪罰然則安有羣行方外而專治交游者乎是故五家爲比使之相保比有長五比爲閭使之相憂閭有胥四閭爲族使之相葬族有師五族爲黨使之相救黨有正五黨爲州使之相

調州有長五州爲鄉使之相賓鄉有大夫必有聰明
慈惠之人使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正月之吉受法
于司徒退而頒之于其州黨族閭比之羣吏使各以
教其所治之民以考其德行察其道藝以歲時登其
大夫察其衆寡凡民之有德行道藝者比以告閭閻
以告族族以告黨黨以告州州以告鄉鄉以告大夫
民有罪竒褻者比以告亦如之有善而不以告謂之
蔽賢蔽賢有罰有惡而不以告謂之黨逆黨逆亦有
罰故民不得有遺善亦不得有隱惡鄉大夫三年則
大比而興賢能者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
於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其爵之命也各隨其才之
所宜不以大司小不以輕任重故書曰百僚師師百
工惟時此先王取士官人之法也故其民莫不反本
而自求慎德而積小知福祚之來不由於人也故無
交游之事無請託之端心澄體靜恬然自得咸相率
以正道相厲以誠慤姦說不興邪陂自息矣世之衰
矣上無明天子下無賢諸侯君不識是非臣不辨白
黑取士不由於鄉黨考行不本於閭閻多助者爲賢

才寡助者爲不肖序爵聽無證之論班祿采方國之
謠民見其如此者知富貴可以從衆爲也知名譽可
以虛譁獲也乃離其父兄去其邑里不修道藝不治
德行講偶時之說結比周之黨汲汲皇皇無日以處
更相歎揚迭爲表裏構杌生華憔悴布衣以欺人主
惑宰相竊選舉盜榮寵者不可勝數也旣獲者賢已
而遂往羨慕者並驅而追之悠悠皆是孰能不然者
乎桓靈之世其甚者也自公卿大夫州牧郡守王事
不卹賓客爲務冠蓋填門儒服塞道饑不暇餐倦不
獲已殷殷法法俾夜作晝下及小司列城墨綬莫不
相商以得人自矜以下士星言夙駕送往迎來亭傳
常滿吏卒傳問炬火夜行闔寺不閉把臂扼腕扣天
矢誓惟託恩好不較重輕文書委于官曹繫囚積于
囹圄而不遑省也詳察其爲也非欲憂國恤民謀道
講德也徒管已治私求勢逐利而已有策名于朝而
稱門生於富貴之家者比屋有之爲之師而無以教
弟子亦不受業然其於事也至于懷丈夫之容而襲
婢妾之態或奉貨而行賂以自固求志囑託規圖仕

進然擲目指掌高談大語若此之類言之猶可羞而
行之者不知耻嗟呼王教之敗乃至於斯乎且夫交
游者出也或身沒於他邦或長幼而不歸父母懷笑
獨之思室人抱東山之哀親戚隔絕閨門分離無罪
無辜而亾命是效古者行役過時不反猶作詩刺怨
故四月之篇稱先祖匪人胡寧忍予又况無君命而
自爲之者乎以此論之則交游乎外久而不歸者非
仁人之情也

